大公報 Takungpao
二〇一一年七月六日 星期三

行走在消逝中

陸地

人生在線

魯迅講過一個笑話：主人喜得貴子。有人說「這個孩子以後會當大官」，主人很高興，重賞了這個人。另外一個人卻說「這個孩子遲早是要死的」，主人非常生氣，把他逐出了家門。

誰的預言最靠譜？自然是後者。從時間的角度去考量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最後的勝利者肯定是時間。誰也無法與時間去較勁，無論你是尊者，還是卑者，無論你富可敵國，還是收入微薄……逝者如斯夫，不管你愛它，還是恨它，時間流逝，一切永遠行走在消逝中，它留給所有生命的，只是有一種歸宿：走向黑暗。

眞理總是非常醜陋，甚至赤身裸體，讓人覺得難受。而謊言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受到大家的歡迎。日子如東流之水，再無西歸的可能。生命如春花，一場夜雨，枯黃的葉子會生機盎然；可逝去了的時間，即便夜夜大雨，也逃不了斑駁滄桑。

時間易逝，歲月催老。時間一件件地抽走了你的所愛：你看着長輩們一個個地離我而去，他們或遭變故或罹絕症；你的朋友青春勃發，但面對眞實的社會，卻被生活壓垮，頹廢了……你就站在旁邊，看着他們滑入深淵，你無法去阻擋，無能爲力。

在時間面前，如果你覺得這個世界上什麼都不可能了，不可能改變什麼，自己也不想改變什麼。如果這樣，那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。

在這個世界上，人爲什麼有意義？爲什麼有能力去愛人？他的愛，如果不融入更高的愛，就永遠走不出時間的魔咒，要麼頹廢，要麼窮奢享受。人與人最大的區別在於對屬於自己時間的利用，如果你覺得屬於自己的時間可以做點什麼，可以改變一些什麼，你的人生就有了意義。

元代的大畫家黃公望，早年醉心仕途，直到中年做了一個小官，卻因上司貪污連累入獄，差點丟了性命。出獄後自暴自棄，終日飲酒爲樂。直到晚年才幡然而悟。他把一切功利都放下了，垂暮之年在富春江邊畫下了《富春山居圖》，不久便去世了。黃公望終於抓住了屬於自己的時間尾巴，給後人留下了「天下山水第一神品」。當世人都在爲兩岸《富春山居圖》合璧賦予諸多「意義」時，很少有人看到黃公望的晚境之作，那「最後幾筆」的人生光彩。這幅畫，即便是一個不懂畫的人，觀之也會讓人覺得平靜祥和，讓後人從這幅畫作享受到了生命輕鬆和愉悅。

人生歸「零」的論斷，對於貪心熾旺的人，反而會助燃他們心中熊熊燃燒的慾火，就像柳宗元筆下的那種蟲子，貪婪地把途中所看到的一切，不斷背在自己的身上，終於被壓在了泥淖之中。而對於一個參破人生的人來說，他知道屬於自己的時間並不多，只有輕裝上陣，才能最快地抵達終點，就像滑翔運動，需要奔跑，然後拋掉身上無益的重量，才能飛得更高。

人生就像是在規定時間內一次創作。十六世紀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開朗基羅在回答「什麼是雕塑」時說：「雕塑就是把多餘的石頭敲掉。」對於一個人的一生而言，就是在規定的時間內，敲掉了多少多餘的石頭。有的人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一件美妙的作品，而有的人，用完了所有時間，擺在面前的還是一塊頑石。

楊天成的小說

許定銘

醉書亭

楊天成是香港流行小說的多產作家，據我手邊的一份書目，單是一九五〇年代的「三毫子小說」，即有《生死戀》、《鄰家女》、《紫丁香》、《淚灑情天》、《歡喜冤家》、《自作多情》……等近二十種。後來我在《日落正黃昏》（香港金剛出版社，一九六六）後的廣告頁中，又見三十餘種。至於沒收進這兩份資料中的，我也見過不少。楊天成從一九四九年抵港，到一九六九年去世的二十年間，究竟出過多少種書，實在難以計算。

楊天成的小說因比較通俗，內容貼近普羅大衆的生活環境，且帶「鹹味」而極受小市民歡迎，除了銷量大，還受影業公司青睞，拍過電影的即有《難兄難弟》、《歡喜冤家》、《一后三王》……等多種，有時還親自登台客串。不過，即使他受歡迎，書多，印量大，但近年坊間楊天成的舊書卻少之又少，成了拍賣市場上的天之驕子，代表作全套三十冊的《二世祖手記》，拍出價爲六千元，即是平均二百一本。單本的小說更厲害，多爲三百元左右，每次出現均見升值。流行書何以會少見？百思不得其解。後來有楊天成的資深讀者告訴我，正因爲他書中的「鹹味」，讀者們多不想別人知道他讀這類書，讀完即棄，全到堆填區去了。雖然楊天成水平不高，但他擁有大量讀者，在研究通俗流行小說時，絕對不能遺漏他。

楊天成著《日落正黃昏》

德國的射手節

林中洋

域外漫筆

上周末是我們村的「射手節」，和往年一樣，村裡的射手協會從節前的一個多星期就開始忙乎——在村前村後都豎上顯眼的布告牌、在村裡的主要街道上方掛滿綠白相間的小三角旗，節日的日程安排也及時地傳到了每個人手裡。我們的鄰居很多是射手協會的成員，他們也早就把放了一年的制服拿出來洗涮晾曬，頗有整裝待發的架勢。

「射手節」在德國有很長的歷史。早在中世紀的時候，不少城市爲了保障自己的安全，組成了類似民兵組織的協會，這就是「Schützenverein」（射手協會）的前身。本來Schützen是保衛的意思，後來慢慢變成了「射擊」的同義詞。不過，這裡用來射擊的，不僅是槍枝，還包括弓箭；目標也不只有槍靶，還有色彩鮮艷的木鳥（「射鳥」）等。現在的射手協會已不再是武裝組織，許多地方仍保留這一協會，是爲了保存傳統和文化，同時也是爲了增進當地人之間的聯繫與友誼。每個地方的射手協會都有自己的制服、會徽和代表色，其成員除了進行定期的訓練和比賽之外，一年一度的射手節是射手協會每年都要舉辦的最重要的活動。

星期六那天剛吃過午飯，就聽到遠遠有鼓樂聲傳來，我知道是射手協會的行進隊伍快要走過來了，孩子們也興奮起來，要求到路邊去等隊伍的到來。這遊行隊伍並不只是由本村的射手協會及其鼓樂隊組成，附近各村的協會也應邀前來，打着各自的大旗，浩浩蕩蕩地踏着進行曲的節奏穿街走巷，到了集結地，各隊都要士兵似的立正站好，由領隊清點人數，然後向「長官」大聲報到。每次看到這一幕，我都會有看到一大群成年人一本正經地過家家的感覺。

我們村射手協會的制服是深綠色的呢子制服，黑領帶，不少人的制服上掛滿了大大小小的勳章，勳章的數量越多，說明此人的槍法越好，在協會裡也越德高望重。射手節上最重要內容是評出本年度的「槍王」。這可不是一般的榮譽。過去，「槍王」可以一舉得到很多的特權，譬如免稅一年或是與自己心儀的女孩結婚等，現在的槍王雖然免不了稅了，但還是會被皇帝般地前呼後擁。

當然，射擊並不是射手節的唯一內容。如今的射手節已成爲了一個老少皆宜的全民性盛會，我們村的廣場上，擠擠挨挨着許多個賣各種小吃和糖果的攤位，還有轉馬、碰碰車以及抽獎、打罐等供小孩玩的遊樂項目，青少年則可以參加弓箭與飛鏢比賽。我們每年都去湊湊熱鬧，但從沒想到過打槍。今年不知怎的，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在中國上大學的時候，曾經在軍訓中打過眞槍的光榮歷史，於是去買了六張靶紙，躍躍欲試。

這還是我頭一次走進協會的射擊場，那場子很大，分幾個不同的靶區，我是非會員，「業餘射手」，所以被帶進了最後面的一個靶場，有一個女會員專門給我做指導。她給我講了一些要領，我試了試，發現這槍和我在中國打過的連準星都不一樣，不過沒關係，兩發子彈過後，我就打了個十環，她看着飛回來的靶紙，對我說：「就衝這一槍你就可以有加入協會的資格了！」我趕緊謙虛一下：「哪裡哪裡，瞎雞還能碰上一穀粒呢！」沒成想第三張靶紙剛裝上，我就又打了一個十環，這下她越發吃驚了，對我說：「你很可能會得獎！」我也樂了，打完出來之後趕快向我丈夫炫耀。他沒忘了打趣我：「得獎倒是不錯，至於入會嘛……你想咱們村突然冒出來一個穿着綠制服的中國人，呵呵，那你可就是一景啦！」

我想想也是，偶爾打打槍應該蠻不錯的，但我可不想當「風景」。不過，頒獎那天我一定是會去的。

多餘的地圖

張生

如是我見

幾年前我第一次去洛杉磯，朋友開車帶我出去玩，回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。在高速上行駛，可以看見前面的車紅紅的尾燈，像兔子眼睛一樣，不停地眨着眼睛，又像一盞盞漂浮的紅燈籠，而迎面過來的汽車則都亮着車頭大燈，明晃晃的，就像好萊塢的那些大牌演員都擁到了路上一樣，星光閃爍，耀人眼目。

可是，我們卻迷路了。

去過洛杉磯的人都知道，除了市中心那幾座煙囪一樣的高樓外，整個洛杉磯都是那種趴在地上的大大的平房和兩三層高的樓房，即使在白天，在那些千篇一律的街道中穿行，也都常常容易迷路，更不要說是在晚上了。所以，當我們繞着十號公路上上下下轉了幾個來回後，朋友終於意識到我們一直在同一個街區兜圈子。他把車停在路邊，然後打開車頂燈，從我面前的儲物櫃裡，用力拿出了一本地圖來。說「用力」可一點也不誇張，因爲這本十六開大小的洛杉磯的地圖足有半尺厚，他拿在手裡就像捧着兩塊重重的磚頭。而且，他一邊翻地圖，一邊還似乎意猶未盡，過了一會，他又拿出一個指南針在手裡搖了起來，以確定我們現在的位置。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種陣勢，忍不住笑出了聲來。還好，他並沒有受到我的干擾，折騰了一會後，終於找到了我們所處的方位。然後，我們重上十號公路，從另一個出口下來後又穿過幾個街區，才找到了我們要去的地方。而這次有驚無險的經歷給剛到美國的我上了生動的一課，所以，當後來我拿到駕照開始獨自駕車出遊之前，我都事先到AAA公司的門店去拿免費地圖，以備不時之需。而從此我也養成了個習慣，不管到那裡，也不管去沒去過，第一件事就是先買張地圖。今年上半年，我去了幾次北京，幾乎每一次，我都會買張北京地圖，以至於家裡現在有好幾張北京地圖。似乎，到什麼地方，有張地圖在手上，總是要放心點。

上個星期，我到廈門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，像現在的大多數的學術會議一樣，這次會議基本上也枯燥乏味，甚至有過之無不及。正式會議結束後，大會主辦方組織大家去看土樓，可我早在好幾年前就已經去過，而且，他們的收費居然比旅行社的收費還要高一倍，所以我就放棄了。因爲是第一次來廈門，鼓浪嶼是我一直想去而沒有去過的地方，因此，第二天，在別人去土樓的時候，我一個人乘輪渡去了鼓浪嶼。

因爲早就聽說鼓浪嶼是個沒有汽車的地方，爲了在步行的同時不落下重要的景點，我一下輪渡就買了一張手繪的鼓浪嶼步行地圖。不知道是因爲天氣好還是星期天的緣故，鼓浪嶼上似乎到處都是人，我按那張地圖上的標誌，開始沿着上面提供的路線往前走。從紅磚和柱廊構成的英國領事館，到林巧稚的墓地，再到菽莊花園，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擠滿了遊客。而且，我忽然注意到，幾乎每個人手上都拿着一份地圖，尤其是不少地圖都與我的那份一樣，號稱鼓浪嶼步行聖經的手繪地圖。

我決定不再「按圖索驥」，逕直往海邊走去，然後，隨便在路邊的石階上坐了下來。面前就是大海，還有溫暖的陽光，我終於放鬆了下來，覺得自己是在度假，而不是在繼續開昨天那場冗長的其實並無多大意義的學術會議。

依然不斷有各種各樣的遊客拿着各種各樣的地圖從我面前走過。突然，一個小夥子在我跟前停了下來，他很客氣地問我能否把我攤在腿上的地圖給他看一眼，因爲他想知道自己現在在哪裡，附近又有什麼景點。我把地圖遞給了他，並且爽快地告訴他，這張地圖可以送給他。他很驚訝，以爲我是在開玩笑。我笑着對他點了點頭，對他說，我已經逛完了，不需要地圖了。他點了點頭，表示理解，然後開心的拿着地圖離開了。

其實，我覺得自己今天的遊程還沒開始呢。把手裡剩下的礦泉水喝完後，我下意識地從石階上站了起來，拍了拍褲子上的灰塵，開始漫無目的在鼓浪嶼閒逛了起來。

當我走在一條寧靜的街道上的時候，我忽然無意中回憶起來，那個向我借地圖看的小夥子比我年輕好多。我就想，也許，在年輕的時候，我們都很想知道未來要走的路是什麼樣子，可到了中年以後，大約就像我現在一樣，不想，或者不願意知道以後的路會是什麼樣的。只希望能夠邊走邊看，只希望有些意外的驚喜來到眼前吧。再或者，有時候我們需要地圖，需要知道自己身在何處，又將走向何方。而有的時候，我們又希望忘記自己身在何方，又將走向哪裡。當然，在這個時候，地圖也就成了多餘的東西。

出水芙蓉（攝影） 普羅

荷聯賞趣

繆士毅

文化什錦

荷花是我國的名花，不僅栽培歷史悠久，而且在聯苑中有不少對聯與荷花有關，在這夏天賞荷時節，倘能品味一下與荷花有關的對聯，則更添賞荷的情趣。

明代唐伯虎一天到一寺廟遊玩，長老請唐伯虎在一幅和尚畫的「出水芙蓉圖」上題字，唐伯虎不禁脫口吟出一上聯：「畫上荷花和尚畫」，但苦思不得下聯。直到清代，蜀中才子李調元才續了唐伯虎的下聯，下聯云：「書臨漢帖翰林書」。此聯爲回文聯，上聯的「和尚」與「荷」、「上」諧音；下聯的「翰林」與「漢」、「臨」諧音，聯語運用了諧音的技巧，上、下聯順念倒讀皆成句，別有情趣。

明代進士程敏政，才思敏捷。當朝宰相喜其才華，欲將女許之。一天，宰相借機出句以試其才華，上聯曰：「因荷而得藕？」程敏政應聲續了下聯：「有杏不須梅。」宰相聽後甚爲高興。原來，宰相出的上聯意在言此喻彼，即「因何而得偶？」程敏政續的下聯語帶雙關，正合宰相之意，即「有幸不須媒。」縱觀此聯，構思奇妙，饒有情趣。

明朝萬曆進士熊廷弼少時聰明伶俐，才華出衆。一天，其父出一上聯讓其續下聯，上聯曰：「雪壓竹枝頭點地。」熊廷弼不假思索地吟道：「風吹荷葉背朝天。」平淡之景，經神來之筆點化，將「竹枝」、「荷葉」擬人化，一個「點頭地」，一個「背朝天」，貼切生動，意趣橫生，過目難忘。

明代祝允明和唐伯虎常作對互娛。一年夏天，祝允明偕唐伯虎路過一荷塘，唐伯虎觸景生情，脫口吟道：「池中荷葉魚兒傘。」祝允明隨即吟出下聯：「樑上蛛絲燕子簾。」話音一落，兩人不禁相視而笑。上下聯脫口而來，不露刀痕斧迹，聯語幽默自然，妙趣橫生。

清代安徽桐城才子張英，官至禮部尚書。一天，張英微服出訪時路遇一村姑，那村姑吟出一上聯：「紅荷花，白荷花，何荷花好？」向張英討教下聯，但張英一時不知所措，便悶悶不樂打道回府。後來，府中一聰穎的女婢爲張英續了下聯，下聯云：「黑甚子，赤甚子，甚甚子甜？」細品上下聯，上聯出得妙，下聯對得巧，可謂對仗工整，天衣無縫，令人叫絕。

從前，一姓葉的秀才，結交了當地寺院裡一姓何的長老，兩人時常吟詩作對。一天，秀才看到荷塘裡的蓮荷已結出蓮子，不禁以景得句，吟道：「蓮子已成荷長老」。此時，長老即興續了下聯：「梨花未放葉先生」。上下聯信手拈來，自然貼切，不見雕琢之痕，足見兩人出手不凡。民間流傳一聯：「鶯入榴花，似火煉黃金數點；鷺棲荷葉，如盤堆白玉一團。」上下聯即物寫景，「黃鶯」落入火紅似的「榴花」叢中，「白鷺」棲在盤子般的綠色「荷葉」之上，形色兼備，宛若兩幅色彩明快的花鳥畫，給人以無限美的享受。

有人撰就一聯：「藕入泥中，玉管通地裡；荷出水面，朱筆點天紋。」聯中巧用比喻，將上聯中的「藕」喻爲「玉管」、下聯中的「荷」比爲「朱筆」，妙趣橫生。更妙的是上聯中「地裡」諧音「地理」，下聯中「天紋」諧音「天文」，從而妙成「地理」對「天文」，可謂構思巧妙，獨出心裁。

林老師

劉荒田

客居人語

足足三十五年過去，一個細節嵌在心上。「好笑！林老師和大家坐在一起開會，討論中央文件。有人從文件裡的簡體字『于』說到繁體字。被同事們稱爲才子的林老師，伸出右手食指，在大腿上寫，吶，這是繁體字『於』。他寫完一個無形的字，便用手使勁擦，然後寫另一個字。我看到了，便問林老師，褲子上乾乾淨淨的，幹嗎擦來擦去？林老師呵呵笑着，說，『慣了，把大腿當成黑板，不擦乾淨不好寫。』」我笑得肚子發疼。同事們沒笑，也難怪，他們和林老師共事多年。我卻是第一次見到。林老師對我，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『改不了，吃粉筆灰吃出來的毛病』。」

說出這一教壇軼事的，是一位姓伍的女老師，四鄉公認的美人，其時才三十出頭。她和我在同一所鄉村小學任教，開會時，當笑話向大家說出來。我從此常常回味，覺得沒有哪個細節，比它更傳神地表現小學教師的職業特徵——他在黑板上寫字寫了這麼多年，頑強的習慣使他即便在「書空」時，也要揚起無形的「粉筆刷」抹了又抹。他早年讀師範，畢業後成爲公辦教師，在小學教六年級語文，算是一方權威。

我離開鄉村學校這麼多個寒暑，但和林老師並沒斷絕往來。他二十多年前移民三藩市後，和我偶然通電話，有時很勤，焦點是央求我推薦他到報社去當美術編輯，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除了粉筆，畫筆也拿得起，這麼大的報紙，插圖花邊什麼的，總要人畫吧？」我有時虛以委蛇，有時直言以告：小報請不起沒法一身兼得翻譯、編輯、排版和校對四職的人，你還是去唐人街餐館看有沒有請洗碗的吧！他憤憤不平，爲偌大新大陸，容不下他而抗議。

直到最近，我還在一份自費出版的校友刊物上，看到他的書法。前些天，在唐人街經過，他在路旁和人閒聊，看到我，殷勤問候。他早已過了七十歲，遠離職場。頭髮不多，白如冬日蘆葦。我一直沒機會查證，這麼多年過去，他在膝蓋上以手指寫虛擬的字時，還會不會用手抹掉。而當年把這一細節公布出來時，笑成雨中海棠的美麗女老師，早已遲暮。人間，也許除了我，沒有誰記得林老師這一可愛的小動作。

哈爾濱掠影

延靜

天南地北

時隔幾年，爲參加陽光論壇，又一次來到哈爾濱，發現這個城市發生了很大變化。高樓拔地而起，市區車水馬龍，地鐵正在興建，年內可以通車。利用論壇的間隙，遊覽了幾個地方，印象更爲深刻。

太陽島是哈爾濱的一大景觀，二十多年前，鄭緒蘭一曲《在太陽島上》，不僅唱紅了她自己，也唱紅了太陽島。但幾年前去哈爾濱，隔着松花江眺望，太陽島多少還給人以荒蕪的感覺，而這次去就大變了樣。據說近幾年政府調撥巨資，動用各方力量，把三十八平方公里的太陽島，建成爲一個集遊覽、休閒、娛樂於一身的大公園。入口由幾座並排的大理石拱門組成，中間一塊巨石上鏤刻着《太陽島》三個大字，凸顯古老的民族特色，又具哈市傳統的歐式風格。進入公園，寬闊的草坪，巨大的樹雕，碧綠的湖水，頃刻展現在遊客面前，顯示無限的誘惑。這裡有十幾個景點，包括水閣雲天、清泉瀑布、愛情畫廊、松鼠島、冰雪雕刻等，體力好可徒步遊覽，體力差可乘坐遊覽車中途下車觀賞。這天遊客已熙熙攘攘，但據說進入七月避暑季節，遊客蜂擁而至，太陽島將出現人潮。

東北虎園林也是一個頗值得觀賞的景點，它位於遠離哈市中心幾十公里的郊區，實際是東北虎繁殖基地，也是一個林草茂密的野生動物園。

據說虎園中飼養着種虎、成虎、仔虎以及白虎、非洲虎等共九百多隻。到達後換乘鐵籠參觀車進入現場，每經過一個區，都要通過一個自動開關的高大鐵柵欄門，管理十分嚴密。我們瞪大眼睛，等待着老虎的出現。正這時，一輛越野車開來，停在雜草叢生的平台旁，稍後汽車高聲鳴起喇叭，多隻猛虎聞聲從四面八方奔跑而至，當它們看到平台上的野雞時，不顧一切地躍上撲捉，這難得的一幕很快進入參觀者的鏡頭。我們還參觀了種虎區，這裡的老虎體大碩壯，估計每隻超過五百公斤；進入仔虎區，看到的則是體態嬌小可愛的幼虎，或爬在草叢中休息，或成群結隊走動。最引人入勝的是，參觀車經過時，多隻老虎爭先來到車邊，前爪抬起抓住籠子，張開血口，露出利牙，不停地吼叫，聲音嚇人。老虎不愧爲獸中之王。

要說記憶深刻的還是漫步哈市中央大街。這條步行街是沙俄時代俄羅斯人所建，距今已有上百年歷史。地面用石頭鋪就，稍有凹凸不平，但十分堅固，很具特色。街道兩側的建築，多爲古老的俄式風格，圓圓尖頂，牆面雕花，或高或低，錯落有致。雖夜晚十時已過，遊客仍絡繹不絕。哈市青年穿戴新潮，特別是女性，髮式時髦，超短裙、短褲比比皆是。在人流中穿行，我們不久來到「肖像畫廊」，只見幾位畫師坐成一排，每人前面一把椅子，等待顧客前來。我們剛站穩腳跟，就見一位打扮入時的女孩坐到一把椅子上，不用交談，畫師已經拿起筆做畫。二十分鐘後，一張栩栩如生的畫像，便拿到女孩手中。又往前走，來到「馬迭爾」冷飲專賣店，據當地人介紹，「馬迭爾」冰棍是中央大街的最高檔次，不品嘗它等於沒來過中央大街。

說着冰棍已送到我們面前，有巧克力的，有奶油的，樣子與普通冰棍沒有什麼不同，但我們品嘗後方知，無論味道、工藝，果然不俗。據說「馬迭爾」是俄國人的名字，最初他來到哈市開了酒店，後來出名的卻是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冰棍。在哈市只停留了兩天，但所見所聞卻印象深刻，揮之不去。